





序一

吾友八寶王築夫先生以古文  
名於世子不盡見嘗得讀其數  
十篇珍愛甚因手錄之名曰異  
香集藏於家或曰何以名之予  
曰此先生所自命也嘗見與魏  
冰叔書云垂世立教貴簡樸脫



畧枝蔓獨存本質如海外異香  
風齧霜蝕之後枝柯剝落而精  
液結聚其指歸如此予竊取其  
義故曰自命其取異香者何叔  
季之世蕭艾成林能不免於俗  
者幾先生危言方行確乎不拔  
人中松栢也視彼滋蔓介然有

薰蕕之別焉文取異香固當所  
錄不太簡乎曰此予所及見者  
然文亦第論佳惡耳不計多寡  
也枚乘詩章十九劉脊虛詩章  
十四皆爲漢唐冠首何必多或  
曰魏子亦今之以文名者於先  
生何如曰魏似蘇先生似韓而



其大體則似曾然則魏愈耶非也南豐當熙寧間聲華不及端明遠甚而后山所師法不在蘇而在曾蓋宋人見曾者淺后山見曾者深也予與先生及魏皆忝臭味之末然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予於先生竊有微指

焉世無陳后山得無以予爲阿好矣夫楚陽同學弟陸廷掄謹序





...

...

...

...

教二

...

...

...

...



之高弟也。每以爲名士  
成空飲余及孝。礪園於  
其家。言及之。自是名士  
予。西人曰。吾欲見先生  
稿。梓。以力。不。能。爲。之。奈

向來兩人亦感類矣  
席曰。爲之奈何。以  
言。多矣。色。一。性。不。覺。纏  
然。意。曰。是。二。の。平。藉。年。以  
叔。王。友。生。年。乃。亦。生。



東付法梓余與人抗  
手河海子之數曰此  
飛雪之波存子將宗  
魏子冰梓文以於  
在獨先甘久閱學傳

殆未見宗廟之身  
可如者不流書生  
力以是氣集為三倡  
也之人此或言規與  
繼之者手尚錄文字



百未付梓程為序也  
其學於世道如去鳴  
呼今天下信嘗之教  
古無父子之親若至  
之家法之毒越視矣

有於世非是門人如  
意推厚與者顯位  
考古能未足以法文之  
不傳為身老如子獨在  
是惟與刊行



少好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嫩以難指數去一子  
心乞滋生梗架生  
乃其子程家未乞  
物世之為人弟者少

之必世回春勿去去澆  
薄與物世厚由友生  
以及君父公好子法柔  
笑於名女及滋大能特  
區之為友生不物之計



而已破園重此子也  
 自題於後及為余詳  
 述本末為第二序云  
 矣亥子志陸廷楨題  
 吳松江中



異香集目錄

卷之一

傳

巡撫朱公傳

贈太僕少卿郝公傳

副使蘭公傳

文適韓君傳

清之劉公傳

玄成夏公傳

曾孺人傳

陳烈婦傳

左烈婦傳

孫氏婦女節烈十人傳

鄭節婦傳



論

○ 杜預論

正統無嗣支子為後論

記

劉氏祠堂記

墓誌銘

雷處士伯顓墓誌銘

吳孺人墓誌銘

明經中書舍人贊五方君墓誌銘

孫公祐吉墓誌銘

方孝子墓誌銘

附 陸懸圃孫母胡孺人墓誌銘

事畧行狀行述

先大父事畧

許君繼先行狀



先妣楊孺人行述

先人行述

卷之二

書

○答李平子書

答張天民書

答汪茗文書

答余生生書

與董文友書

與宗子發書

答費此度論喪禮書

答問承重書

答周盛際書三

與宗子發書二

答李梅隱書

寄黎美周書

序

贈張明府序

送宗子發歸興化序

人子寡過篇序

○送孫子歸黃山序附陸題後

陸懸圃文集序

○附李映碧先生陸懸圃泰州誌論序



附 陳其年陸懸圃文集序

壽孫母胡孺人七十序

附 陸懸圃孫母胡孺人八十序

外舅劉公暨王孺人六十雙壽序

王孺人壽序

壽性生朱公六十序

金孺人壽序

貞節朱母吳孺人榮受旌表序

祭文贊說跋題後

告先妣楊太孺人文

祭李平子文

祭穆兒文

祭鄭廷直文

李荔園種竹圖贊

有序

隱士言貧說

跋頭陀與立書經紀事

題計甫草思子亭圖卷後



跋

往予與礪園懸圃謀將梓所謂  
異香集者在去歲仲冬之日未  
及一月而吾師以訃聞矣予深  
恨其爲之不早也當吾三人謀  
始時懸圃卽欲與聞師予以文  
不多工易竟俟獻歲梓成與聞



未晚豈意師不能待也師擅宿  
名四十年古文卷帙盈千百竟  
未一梓行予又力薄僅刊是集  
不及什之一然其文皆可必傳  
於後無疑使吾師獲見之或少  
自欣慰未可知豈意遽作古人  
也雖然予爲是舉寧謂足盡吾

師文章之勝哉亦聊以異香爲  
嚆矢耳吾師知交其好事及有  
氣力者不少安知不有盡全帙  
而刊之以慰吾師於地下者乎  
是予與礪園懸圃所欲旦暮遇  
之者也追思懸圃與聞之語爲  
悵恨久之因附數言於後



皆

康熙癸亥三月受業門人新安  
孫祖庚頓首跋



跋

幼白孫子淦之親串也嘗受業  
於築夫先生先生抱道隱居窮  
困以老當今名卿大夫多聞聲  
傾慕式廬就正讀其文每有鈔  
錄而去者卒無能爲先生壽梨  
棗吾恐其行之不廣或久而失

李跋一



傳未可知也嗟乎士當卷懷旣  
不遂立功之志惟是畜道德而  
能文章馳騁古今羽翼經史以  
自附作者之林所謂垂世行遠  
於是焉在何可泯哉淦一日過  
海陽登孫子堂與懸圃陸子三  
人相對唏噓謂先生文集安得

同心爲計久遠陸子曰吾篋中  
有手錄數十篇題曰異香集子  
所知也孫子聞而慨然曰予縱  
未能爲先生謀其全誠得是集  
獨力任之以授剗劂氏其可明  
星寒月實聞是言淦益歎先生  
門牆濟濟有得時顯達者有豐



厚過於孫子者而孫子獨倡為  
是以不朽先生孫子其亦可以  
不朽乎然非陸子手錄則又何  
因成盛舉也淦故稱而述之附  
其後昭陽同學弟李淦題



異香集卷之一

八寶王 巖築夫 纂

同學陸廷掄懸圃 選

門人孫祖庚幼白校

傳

巡撫朱公傳

朱公之馮字德止徐州人入順天大興籍中天啓五  
年進士崇禎初流賊四掠公夫人馮氏罵賊死之公  
上疏曰婦事夫猶臣事君也臣婦不負臣臣敢負國

此疏為



公後死 節伏案

攝

後案

乎臣於國願如臣婦之於家也。請改名之。馮蓋公故  
 名之喬云。崇禎十六年，以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是時  
 流賊李自成已據陝西，自山西洎京師，皆震。公念宣  
 府為京師門戶，宣府失則京師危。至鎮部署城守十  
 七年二月，自成長驅犯河東，至寧武關，守將總兵周  
 遇吉死之。賊遂東寇宣府。先是賊寇寧武，遇吉數大  
 戰，殺賊精銳甚眾。自成懼謀於眾曰：大同宣府兵十  
 倍寧武，儻守將亦如周將軍大事去矣。欲且退，會大  
 同總兵姜瓖降表至，宣府總兵王其降，長繼至，賊喜。

畧敘

客

遂東陷大同。巡撫衛景瑗總兵徐三樂督糧郎中朱  
 有聲、朱家仕、生員李若葵死之。賊遂犯宣府。時公以  
 忠義厲軍民，畫城分守，誓與存亡。縣重賞以待有功。  
 王其既陰降，懼公不從，為禍。乃請公守北城，公以北  
 城近山，難守，自當之。慮京師失北門，密疏請重兵駐  
 居庸。賊諜聞之，流言曰：撫院以人心離散，請兵屠矣。  
 宣府人惶惑，會朝廷遣一將軍出關屯保安，人人謂  
 兵來勦，益驚譁。賊至，太監杜勳、緋袍八駟出郊三十  
 里，與王其俱迎降焉。杜勳者奉命監視鎮兵太監也。

補敘



撰

公在北城見賊至亟命左右發礮咸曰願聽軍民納  
款公憤甚謂曰爾曹發之一礮可殺賊數百賊退有  
功重賞即不退令賊殺我無恨曰賊已入擊之無益  
塗炭百姓耳公憤極自引火發礮而城上所設火藥  
率空礮已陰去鉛子或堅塞礮口舉火火不發眾力  
挽其手公擲炬痛哭南向拜曰臣不意天下事至此  
遂自縊於城樓賊登城舉尸投城外明日夜賊留其  
黨權將軍以三千人鎮宣府拔營至居庸則監視太  
監杜之秩迎降直陷京師帝后死之初公之代巡撫

舉前杜  
勳作對

附傳最  
生色

李鑑也賊至鑑尚留公死鑑及削職總兵王應暉參  
將楊某密謀舉義五月朔楊參將夜率敢死士破帥  
府即臥榻擒權將軍又擒所置果毅將軍等設大行  
皇帝位斬衰縛羣賊伏階下誅之瀝血以祭餘三千  
人皆殲焉求尸於城外死五十日矣面如生無一人  
守視而鳥獸悉遠避乃棺殮殯祭以姚時中葬公旁  
配享時中者宣府廩生也賊至衣巾縊孔子廟題壁  
曰殺賊無權偷生不義妻子無知付之不計云初周  
遇吉守寧武賊力攻遇吉開門出戰殺賊萬餘人賊

廩生與  
前生員  
作對

此附傳  
應前



詳敘

敗復集遇吉復力戰賊死者數千人會火藥盡賊益  
 攻或以款賊勸遇吉曰能奮勇破賊一軍盡為忠義  
 萬一不支縛我獻若輩無恙也復開門奮擊又殺賊  
 數千人賊惶懼欲退或教賊以十敵一乃更番迭出  
 賊去帽以識別見有帽者擊之遇吉力竭關城陷率  
 兵民巷戰矢盡以瓦石奮擊賊尸橫地血流有聲而  
 遇吉兵殺傷且盡猶揮短刀鬪被流矢乃見執大罵  
 縛於市磔焉夫人劉氏率婢妾乘屋禦賊猶殺死無  
 算賊遂縱火燒之雞犬不遺蓋自賊出關河東郡縣

又有夫  
 人戰可  
 謂奇之  
 奇

收  
 妻雙

實然

申說傳  
 中易名  
 事

關鎮莫不降苦戰死守無如寧武者自成嘆曰使守  
 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乎事聞朱公諡忠莊周公諡  
 忠武

王巖曰崇禎初奄人禍方烈不動聲色除之何英明  
 也其後復信用激於士大夫多不肖耳上方破格求  
 才而終為小人蒙蔽至宦官亦叛降賊而國亾矣悲  
 夫朱公感激賢婦易名自矢固已豫知死所周公殲  
 賊精銳幾盡障蔽燕雲而俱以身殉國哀哉

王先生作傳最工史漢序事法而尤嫻於漢此傳



具見一斑。朱為主周為客，衛李諸公又是客中之客，至敘周死節前伏後起，雖係附傳體，然首尾相應，卻有常山蛇勢之妙。懸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贈太僕少卿郝公傳

郝公景春字和滿揚州江都人也慕楊忠愍為人每

讀其年譜輒太息生平數窮困或曰子困固當胡不

學今之術乎公曰今有術耶吾乃今矣因別號乃今

既嘆曰吾終不善今也又更自古因圓其冠前角而

後方之間居偶發篋忽泣數行下其子驚問故則手

泰昌錢拭淚曰見此憶聖天子也公以萬曆壬子舉

人仕鹽城教諭改陝西苑馬寺錄事遷黃州府照磨

陞房縣知縣時流賊張獻忠熾甚所過城郭屠滅一

妙

提綱



又提綱

好轉  
法

空入湖廣與羣盜蹂躪諸府縣鄖襄閒聚九營而羅  
 汝才白貴黑雲祥者三營逼處房地房城高丈餘被  
 兵數載且在萬山中轉饜無所公之房次子鳴鸞請  
 從公至則修城壕築敵臺招流移諸守禦具備當是  
 時總理軍務都御史熊文燦奉命討賊不辦遂主招  
 撫獻忠乃就撫文燦請於朝授副總兵居之穀城所  
 謂西營八大王者也文燦使監軍僉事張大經監其  
 軍而汝才雲祥暨貴皆陽言乞撫逼房踞郊關公告  
 急文燦不問然公志在戰守不欲撫文燦嫉之檄謂

敘次落  
落可愛

今朝廷欲化賊為民奈何驅民為賊乎賊聞之喜遂  
 沿城屠掠公擊殺數十百人賊懼訴文燦文燦謂公  
 壞撫事趣公駐賊城外使指揮數人至房安插指揮  
 受賂賂惟所欲房人驚譁哭訴搏指揮公力解乃止  
 既三賊逼城下自東至北為汝才壁號曹操營自西  
 至南為雲祥壁號整十萬營而貴壁則分列城西北  
 及西南號小秦王營凡衝要地盡安塘置馬焉公不  
 得已單騎抵賊壁約盟因明約束畫疆界乃定已而  
 嘆曰吾數奇不可逃也夜半篝燈自著數奇紀畧公



應前

夙慕忠愍此卽自著年譜意云未幾獻忠叛穀城知縣阮之鈿死之大經從賊爲前驅引兵圍房汝才等絕其糧割田中麥助賊時城中僅羸兵二百公以寸紙繫卒髀間爲丐狀絕城求援於文燦凡十四往不報獻忠遺公書要以讓城公怒曰郝老頭可斫城不可讓也賊因急攻公與鳴鸞乘城施大小砲石身自指揮賊布雲梯以登公用鈎奪其梯數十不得上自下掘城公蒸沸油傾之死者近千人賊乃掘墳毀棺出尸取版蔽以掘城公用火燒之兼擊大石死者數

壯

章法

百人獻忠惠甚益兵圍數十重且執刀乘馬繞城走視攻不力者殺之公置錢城上指曰擊中一賊賞千錢兵民益奮須臾錢盡又斃賊數十百人鳴鸞亦手擊殺數人相持五晝夜賊氣奪撤圍將宵遁忽汝才至城下周麾大呼曰城破矣則守北門指揮張三錫知援絕以繩絕賊相引而登故也城旣陷守將楊道選率兵巷戰死之監軍僉事從賊張大經紅纓大帽持短槍乘白馬先入索公獻忠繼至入坐縣署賊兵擁公至起降階迎奉卮酒飲公公叱之忽數十人持



令旗馳至曰曹營令我等來救郝知縣擁公上馬去時鳴鸞從亂軍失散往來求公不得而僕陳宜散髮跣足從亂軍求公遇之至曹營公曰誰為求吾兒來汝才使一卒執旗去徧求之鳴鸞不得公哭於道久之遇執旗卒會夜大雨如注鸞奔至見公哭公曰男兒至此只要自己決斷耳以手自畫頸曰此亦不甚痛也鳴鸞收淚慷慨曰兒所苦父子死不相見既見敢不死觀者皆泣汝才說公降不應大經以監軍從賊欲得公分其惡故與獻忠謀使汝才說公有頃獻

妙

壯

附傳

忠使卒來索公命鳴鸞且畱遂往陳宜隨之至則獻忠大經並坐獻忠問庫銀倉米安在聲甚厲公叱曰死賊倉庫有物城豈為汝陷乎賊怒殺典史以懼公公不動大經起前勸曰事已至此須識時公大罵曰汝受朝廷厚恩官監軍負國辱親甘從死賊我死必活捉汝獻忠大怒使卒擁公出公口不絕罵至西河邊鳴鸞痛哭追至公呼好者再遂遇害鳴鸞大呼曰死賊何不併殺我遂與宜俱遇害主簿朱邦聞罵賊不肯屈一門皆死皆崇禎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



事聞部擬贈尚寶寺卿天子嘉公忠改贈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特祠祀鳴鸞陳宜祀公旁

名便佳

王巖曰予聞冷水道人者不知何許人常出入諸督撫幕中叅其謀畧又能得賊陰事豫以告且於凶吉皆先知終日惟飲冷水窮冬亦然公死道人白其事圖上請贈廕矢一日不死必辦此然於公無半面識也嗚呼世之平居稱相知而毛髮利害反面如不相識者聞道人之風亦少知愧哉

敘次錯綜入古小論尤妙可與知者道

懸圃

副使藺公傳

藺公剛中字坦生濟南南陵縣人也崇禎四年舉進士授太常寺博士擢南兵科給事中十六年以山西按察司副使兼叅議督糧人惜公外轉公曰人臣致身內外等耳今兵興餉訕又瘠土繭絲保障兩難之任使不稱負簡書違他恤十月馳赴太原當是時賊李自成張甚自督師孫傳庭兵潰賊長驅入關所過官吏迎降督撫大臣總鎮將帥往往奉勅印迎道旁遂踞西安以秦藩府為宮闕置大小官職圖東侵天下

起首領一篇大意已見致身之决

擧案



震動公感慨涕泗恨事權不屬剪滅無繇時巡撫蔡  
 公懋德駐師蒲坂以防河西公及諸司道城守分汛  
 各門公分東城諸司道督修守具立限迫促晝夜倉  
 皇役疲民登陴擾擾不休寇未至民先憊公獨處以  
 寬靜俾番休曰若自護身家吾寧過督有警則召集  
 可也時有陽和標兵三千調防省會驕蹇不戢公慮  
 為賊內應遣之傳陣城外不從疆而後移南關城內  
 以安十二月晦蔡公率軍入守省城申嚴約束與公  
 等乘城堅守是時將驕卒弱不堪戰惟中軍盛應時  
 提學伏案

後案

伏案

伏

以壯士百人遠探十七年春正月自成引兵寇河東  
 羣盜起為應助其聲勢所在望風潰獨汾州巡道范  
 士髦擒斬偽官堅壁待援自成數以書抵蔡公公謂  
 蔡公曰賊書不可發徒亂愚民視聽也三斬其使會  
 副總兵陳尚智倡逃平陽降賊為前驅二月六日賊  
 薄城力攻公蔡公率宗室居人力守明日南關外城  
 陷果陽和叛兵內應也裨將朱孔訓牛勇戰死會莫  
 東南角樓火賊乘機蟻傅公蔡公發砲弩盡力擊之  
 賊不得登盡銳攻東城公隨機以應城上烏機神鎗

附傳



史漢得意處

弓弩木石西洋火砲公親指示用之發罔不中殺賊數千人馬數千餘匹賊緣雲梯以登公輒擊碎其梯賊眾薄城欲上公用鈎鈎其人殺之賊以砲石印擊城上人發多不中城上人益奮又殺賊數百人賊失利少卻會夜陰雲四合大風起驚沙擊面如飛雹集矢城上人立足不牢手不能持兵賊益攻公督守益力人無退志相顧曰公休我平時用我急難况自衛也遲明風沙少息固守待援而守門將張雄降賊內應引賊登西南失守城陷賊盡入公向闕再拜曰臣

應

有境

力竭矣自縊未絕賊已至執公見自成好語誘公公厲聲叱之以威脇使卒縛公將殺公瞋目叱曰死賊城陷吾惟一死豈有降賊求生藺大夫乎索印不與予之食不食二日氣益厲遂遇害頭已墮地復躍起丈餘眾驚愕辟易蔡公了、蔡、案同時不屈死之盛應時自殺其妻子乃縊布政趙建極副使毛某同死及各官死者四十五六人先是賊將至公有故人路之謙從公不去公曰吾當義死君無徒死為之謙曰公死忠之謙敢不義畱為公圖身後不徒死也及公死賊執之

又附傳



謙刀傷者再既率公僕李自修求公身首積骸中越  
六日面如生藁葬而識之其後復有公故人以喪歸  
墓初城陷公夫人媵妾皆在城中之謙極力護持匿  
之民間得免士民感公義斂錢治行之謙護以東歸  
閒行歷盤腸嶺桃樹坪太行險絕處蹬道盤曲才可  
人行虎狼所聚嘯聲四至咸股栗又再遭寇難訖完  
歸里公無子之謙紀其事白諸大吏聞於朝請贈諡  
會國變不果

王巖曰嗚呼自難發以來死節之盛下至匹婦史不

餘波妙

奇人  
奇事

勝書益遠過唐宋矣子與路品王遊品王之謙字也  
道蘭公事甚悉公死有郭矧子者守視公尸路子乃  
得營葬矧子公故吏城陷其母及妻妹入井死者五  
人可謂匹婦之不辱其身矣路子爲子言如此

人言史記疎漢書密此文佳處在疎密之間

懸圃



[Large blacked-out redaction mark]

人言與世相類其善者亦其不善者亦其類也

其善者與世相類其不善者亦其類也

文適韓君傳

伏案

韓君默字文適先世平陽臨汾人父某賈鹽揚州家  
焉君少攻舉子業試入江都縣學善書有名於時揚  
州被兵時焚燒屠戮無遺君急歸謂妻蕭氏曰事已  
至此吾讀聖人書當守義死不可苟活若自為計乃  
易服冠儒巾服襴衫皂絛鞞既肅遂墜井死蕭氏謂  
子彥超曰汝長子父死當隨左右彥超曰諾亦墜井  
死蕭氏乃結纓於梁立視長女就縊既絕乃抱幼兒  
魏乳之既乳置兒於地整衣拜老嫗曰韓氏一綫惟

似整似  
錯章法  
最奇亦  
故潔



此而已善撫之俾韓有後汝賜也必冥祐汝乃自縊  
頃之兵入火其居老嫗抱幼兒逃晝伏死尸下夾尸  
臥匿兒於懷祝曰韓氏有後汝勿啼兒果不啼夜則  
行至江灘馬家庄傭工拾麥以穗啖兒得不死越一  
年居人有浚井者出君尸面目如生衣冠整潔惟左  
手損一小指左足脫一鞵而已家人伏尸哭有頃左  
鼻忽出血人皆驚異乃棺殮以葬焉君生平善法書  
鍾王而下盡得其精微尤工臨摹人得片紙以為寶  
督師史公可法駐兵揚州謹重國書求法書最善者

應前

君名聲絕出督師延致軍門文武咸集君攝衣冠督  
師以賓禮見君援筆點畫盡二王眾皆異焉督師欲  
官之辭去君為人儀觀甚偉和善樂易善飲酒無夕  
不醉醉則愉愉如也及臨難乃剛決果敢聞者以為  
不可測云君死時有高君孝纘者江都學生員衣青  
衿至縣學自縊孔子坐旁王君士琇者揚州學生員  
書大行皇帝黃紙牌供堂上偕其弟某衣青衿對縊  
死

三事觀  
來味方  
濃

王巖曰子昔與韓君客汪氏子不飲每見君酣醉時



類然自適後乃盡室死義異哉老嫗護幼子不死天也嗚呼顏平原書映天壤豈不以人重哉彼區區翰墨擅名者視之何如也老嫗董其氏今八十免難後時時夢君衣冠偉蕭蕭冠帔端嚴皆若神人蓋精爽不滅云

通篇簡潔有法

懸圃

清之劉公傳

一篇提綱處

劉公永沁字清之揚州寶應人也幼尚氣節慕東漢諸君子之爲人以名教是非爲己任嚴別氣類善善惡惡務窮盡情偽乃已公兄靜之諱永澄以進士官兵部主事爲一時正人名節之倡所交皆海內名賢公以諸生頡頏其間是時無錫顧端文高忠憲倡學東林靜之起江北相應和分別邪正士多附之後遂立門戶小人競權勢爲敵讎而朋黨之禍起初御史崔呈秀按淮揚貪殘人苦之會忠憲以都御史入京



收拾周

釐法

過寶應公力言其毒忠憲入臺首劾御史欲論如法  
 引寶應士人言以為據御史惶懼夜投忠賢為假子  
 使忠憲不得執法於是其黨日夜謀殺正人逮捕拷  
 掠忠憲死於池木是時兄靜之已先卒公幾中危禍  
 會奄黨伏誅乃罷公生平志於濟物縣有災患輒任  
 為已憂先幾圖捍禦河決建義隄橫流泛濫六州縣  
 當其衝幾沉有司漠然公曰生民盡矣急馳書京師  
 相知言狀乃上疏得請如公議隄成水患息六州縣  
 生靈獲全公之力也公幼穎敏能文蚤入縣學有名

又提綱

結法鄭

食餼應鄉試者十一不中以選貢舉公既尼於科目  
 所學未一施行知命不副才又天下漸不可為思退  
 處終老嘗一就選到京師會朝廷行薦舉侍郎劉公  
 給事中徐公特疏薦公是時天下已多事上以在位  
 多庸劣不肖破格用人求賢若渴欲得奇才安天下  
 而舉朝堅守科目資格不可動卒虛文塞詔用人一  
 仍故事才終不獲用公曰此豈吾展布地乎賦詩而  
 歸於是絕口仕宦矣後數年遂以亾天下公雖家居  
 繫人土重望士大夫品行臧否視公一言而定遇善

嚴別氣類意

中前



類蒙詬飢不及殮亟救之意所斥或多方求解雖千

金為壽。巧片語寬政不得也。公少厲名節。晚乃志於

又提綱  
進二層  
敘

求道。初從靜之。公交正人君子。與端文忠憲輩講論

又帶敘

理學。既又與無錫馬文忠山陰劉都憲諸公游。皆有

步收

志於求道。既歸老。扁戶一室中。有以自娛。少以文章

自喜。老亦脫落華采。留心儒先語錄。後乃專志性理

又借重  
都憲

一書作八觀。詩曰觀天觀地觀人觀物觀道觀變觀  
已。要歸反觀。都憲序之曰。命意大畧得康節晦菴遺  
旨。又著孝經餘註。多前人未發。期於力敦實蹈。以淑

人心。維世教云。

王巖曰。昔予先君子與清之先生游。嘗率予見先生。

望其丰采。如孤松勁栢。凜然於百草萎死歲寒之餘。

也。先生見予制藝。亦以國士稱之。夫以先生才氣得

行其志。則進君子退小人。陽長陰消之泰。貽天下太

平之福者。不知幾何年矣。而區區以一言擊小人。幾

罹黨禍。嗚呼。鈞黨之禍。移於國家。天下之亂。可勝道

哉。先生子純學。以行述示予。乃刪次其語。而歸之質。

此傳以劉公昆弟皆東林正人。故著意形容。

懸圃



玄成夏公傳

夏公名應芳、字玄成、先世滁州人、明初八世祖機、以武功起家、累戰功、授錦衣衛使、加都督、尋奪爵、復以功進武畧將軍、子孫家焉、遂爲江都人、公中萬曆戊子鄉試、幼穎敏、五歲能誦古詩、六歲嘗墮井、不溺、人奇之、長豪俠、喜結客、四方游俠多歸之、燕趙屠狗擊劍之士、齊魯文學之彥、鬪雞走犬六博蹋鞠之徒、楚粵閩蜀奇材之客、陰符黃白方技之流、莫不集其門、暇則置酒高會、倩女妖姬、擊毬弄丸、鳴琴躡屣、連鑣



錯騎歌呼酣笑以爲常以是名聞於時京師諸公貴人皆慕說其人諸御史按察府縣長貳出京大老必言公入京必問公無恙諸南北宦游道廣陵冠蓋相錯爭結交恨相見晚也公嘗以會試道山東止逆旅有一客貂裘大帽面紫色美髯舉手向公曰觀公狀貌異人也問其姓字曰聞公名久矣吾具酒食享公公毋棄視其人魁梧倜儻公曰諾客出萬錢命主人治具問其姓字客笑曰吾慕公故杯酒敘慇懃耳何用知吾姓名圖報施乎辭氣慷慨鬚髯俱動黎明不

請寫好

別而去公前進所過不索一錢主人曰客先爲公留錢矣問其姓字曰不知詢其狀卽向者髯客也所過皆然直達京師然終不知其故也浙人沈氏以敝笥寄公家曰藏書越十餘年不取問浙人曰死矣公卽攜其笥游浙訪其子而歸之封識宛然發之書所覆皆白金計五百餘兩其子初不知父之寄此也方貧無食於是感激終身稱公爲長者云里有不孝子號李打虎性凶暴虐其母鄉人莫敢誰何公使勇士縛之因攜其母來令母坐土坐公亦坐責之曰汝不孝



鄉黨欲其誅畏汝忍至今吾今爲里中誅惡扶之數  
十其人叩頭流血謝罪曰小人不孝乃煩公教誨打  
虎亦男子也不可復爲孝子乎長跪母前請罪母子  
俱感泣公曰汝能改卽孝子矣命坐母側與食飲勸  
勉遣去後遂爲孝子公以舉人會試屢不第闈中嘗  
擬第一人或以卷焚而罷後時事日非朝廷黨事熾  
挾奄人以爭勝而國亂公早見引決自辛酉壬戌絕  
意仕進大臣懸京秩待不往史館以纂修徵不應惟  
勉應府請一修揚州府志而已士大夫多高之以崇

結佳絕

頑癸酉卒於家公長眉豐準望之可畏卽之溫如也  
王巖曰予幼時未及事玄成先生然幸同里聞其人  
未嘗不向慕也今與先生之孫九貢九敘遊復聞先  
生生平先生當全盛之世可坐致通顯而先生以豪  
俠特聞所交多奇材異術及後天下多事督撫將帥  
以敗潰誅死纍纍也假使先生猶在豈不能如戰國  
養士者一念不忘家國而結奇智勇畧如監門脫穎  
之流哉予是以低徊太息也

傳老成壯濶結復淡宕有逸致 懸圃



公當嘉靖時慷慨任復河套卒死權臣手已事白得

贈廕事具國史孺人性莊重勤敏寡言笑初歸兵馬  
時兩世舅姑皆在曲盡孝謹姑性嚴小不當意輒形  
於色未怒詈也孺人逡巡踧踖無以自容必解乃已  
姑有癩疾孺人扶持日夜在側衣帶不解久之楊氏  
世業鹽萊門內食指百人兵馬公好長夜飲賓客盡

曾孺人傳

曾孺人兵馬司副指揮楊公九重妻揚州江都人也

大父銑總督三邊贈兵部尚書謚襄敏公父淳襄愍

公當嘉靖時慷慨任復河套卒死權臣手已事白得

贈廕事具國史孺人性莊重勤敏寡言笑初歸兵馬

時兩世舅姑皆在曲盡孝謹姑性嚴小不當意輒形

於色未怒詈也孺人逡巡踧踖無以自容必解乃已

姑有癩疾孺人扶持日夜在側衣帶不解久之楊氏

世業鹽萊門內食指百人兵馬公好長夜飲賓客盡



一儀  
資落  
落致

醉猶留不聽去有投轄風孺人日夜治具不言勞兵  
馬公早世遺二孤大者七歲小者三歲孺人寡居獨  
持門戶而先業自其父豪宕不羈好六博擁妓女鳴  
琴躡屣歌謳自隨萬金索幾盡及孺人主世業身親  
簿計勾稽簡察累萬緡人比之巴寡婦清云自始歸  
訖寡居歷數十年內外大小皆有恩禮無間言後  
事日壞而孺人之家尋日削矣又兩世舅姑及兵馬  
之喪相繼兵馬有庶母二人亦死娶婦婦多前死孺  
人獨身任之祭葬悉如禮其辛勤能事如此孺人年

好結

三十六而寡砥節三十七年年七十二而卒六十時  
兵備副使馬公鳴騶采輿論上之巡按御史特表其  
門歲給廩米終身孺人於巖為外王母吾母事先人  
四十年備極清苦讀書慕義節巖隱居不求聞達奉  
吾母教也

王巖曰予且以窮老矣念今世無知我者外王母獨  
知之常謂予子非今世人故每之外家於諸外孫中  
待予獨厚予既隱遯無所為於世獨憶外王母期望  
之遠未嘗不媿發也外王母承襄愍之遺烈勤勞其



家與襄愍之用於國何異使其生為男子得以竟襄愍未竟之志嗚呼天下雖無患可也

可稱淡事濃敘懸圃

王... 四十... 三十...

陳烈婦傳

陳烈婦海氏徐州陳有量妻也烈婦美而貞而有量

愚懦不能謀生會徐飢攜婦之松江依其姪姪又他

去轉徙莫能歸畱滯常州逆旅酒家楊二窺烈婦美

心動念有量貧而孤且愚懦易啖以利乃謬與有量

交貫酒食因貸子錢頃之遂結兄弟呼烈婦為嫂得

時見乘間微言挑烈婦烈婦怒厲叱之二知不可犯

又子錢不能償與婦謀一舉兩得計而酒肆臨漕渠

時鳳陽漕艘兌運集水次漕卒日來肆中飲林顯瑞



者多貴喜淫二與之昵酒酣密告以烈婦狀且畫策俾得窺見烈婦顯瑞問計二曰彼夫婦思歸久矣苦無舟楫資給以附舟還徐必喜且貧劇貸金莫能償捐金聘爲會計可必得也顯瑞大喜立出白金三兩爲聘二因給有量有量聞得歸且不費舟資又獲金果喜受金償二子錢立盡旋告烈婦烈婦詢夫知顯瑞二友也曰二無良所與必無良不可宜追還之有量獨幸得金以償逋而歸徐他無所顧不聽而顯瑞已趣入舟比入再出白金使有量之京口市纜烈婦

好

史漢佳處

天也

沮之曰若主會計者水手舵工何人不可使必若乎不可有量不聽而顯瑞使人操小舟突至趣有量去烈婦遙望有量舟憤恨嗚咽悲哀時漕艘將發祭神祈福方屠豕篙工藍九廷捧盤血誤蹶而傾顯瑞怒搏之及日曷顯瑞備酒殺使二婦陪烈婦飲因出白金烈婦前曰林某奉娘子以爲歡烈婦大怒厲罵麾其金而顯瑞心動且恃強力夜穴艙板以入烈婦大呼殺人罵益厲顯瑞氣奪暫退聞哀恨聲使二婦覘之縊死矣惶急匿尸米中取白金十兩遺九廷密囑

映前



快  
曰有量在道可刺也能為我圖之仍厚報九廷應曰  
諾以搏之之恨懷金告糧官捕獲嚴訊九廷出尸於

快

第三倉米中乃伏辜顯瑞律斬二為眾所擊官復加

○先○一○層前并了二案

嚴刑死於獄居人立烈婦祠塑像以祀時七十餘日  
矣色如生衣上下密縫牢甚於有量舟去時已辦一  
死矣有量旋不之悔也及祠成而守之

王巖曰二與顯瑞之為邪謀也烈婦覺而沮之可絕  
矣而其夫不從卒陷婦以死悲夫乃顯瑞既搏九廷  
又以白金賂九廷事賴以發豈非淫惡之徒天所速

殛以著烈婦之奇節哉鄭子為靈過常州烈婦祠見  
往來者凡負販樵牧童穉婦女爭瞻禮嘆息日擁塞  
不得前為予道之嗟乎有以也夫

古勁生動 懸圃



左烈婦傳

左烈婦溫氏宣府左自美妻也家滴水崖烈婦嫁自  
美一年而自美病烈婦夜焚香籲天求以身代已而  
自美死烈婦卽自縊於室且死矣家人驚救乃甦時  
自美父母已喪大父母尚存而烈婦有娠大父母日  
望其子男也然烈婦誓死其夫堅不欲生大父母涕  
泣頻勸曰今生男則左氏獲嗣續孰與徒死也強之  
糜時烈婦已絕水漿不得已勉啜之然首蓬面黑絕  
頰櫛日夜長號不休死志未嘗少緩居旬有五日乃



生則女也越三日乘守視者少間即縊死自美棺旁  
 王巖曰子遊河間遇宣府人問其地山水因具悉所  
 謂滴水崖者夫宣府在窮塞極北俗尚武健少中華  
 禮義之風而烈婦乃以節烈自見尤可嘉歎哉  
 質實無枝蔓懸圃

孫氏婦女節烈十人傳

孫道升揚州江都縣學生員也繼妻藍氏其弟道乾  
 道新皆先卒道乾妻王氏子天麟之妻丁氏道新妻  
 古氏從弟子啓先之妻董氏前妻生長女嫁張靖次  
 曰四兒繼妻生女曰七兒皆嫁古氏次曰存孫女曰  
 吳皆未嫁揚州被兵時孫氏婦女人手刃繩自隨  
單敘  
 城破吳先縊死死時年十七藍氏時五十四矣或曰  
 母老可無死弗聽引繩自縊繩斷墮地不死再縊不  
 死一卒至揮刀斷繩墮地不死兵即去又縊乃死王



合敘

氏丁氏方就縊會卒至急走匿夜相持至舍後投汪  
 中死古氏亦年五十四守節卅年頭盡白墜井眾止  
 之弗聽遂死有女嫁吳氏生女曰膺時八歲適在外  
 家亦從墜井死董氏居僻室念卒且至以帶繫門樞  
 縊死存病足力疾移井旁墜井死董氏之煙有祖母  
 曰陳氏寄居孫與董氏同室及孫之婦女皆死陳氏  
 亦自縊死道升長女嫁張靖者再墜井不死得全節  
 自有傳次四兒與七兒嫁古氏者同縊於牀四兒死  
 七兒素壯不死強其姑以手扼其喉令氣絕乃死當

錯

合敘

附傳

是時有張廷鉉妻薛氏城破自縊死廷鉉之妹曰五  
 兒遇卒鞭撻使從之大呼曰殺即殺何鞭為遂被殺  
 死張氏婦女殆與孫同光天壤云

妙 有餘味

王巖曰子舅氏與道升從弟道立交子見之狷介君  
 子也其後諸婦女無老弱皆能死不辱豈素講禮義  
 之訓與何勇於就義若此其多也子又聞道立母潘  
 氏時八十有一齒盡落雙瞽臥牀聞兵入喃喃罵被  
 創死嗚呼此皆當時婦人女子耳而乃能如是  
 單敘合敘皆井井合古法不能增損隻字懸圃



鄭節婦傳

鄭節婦汪氏，徽州歙人。鄭為杓之妻，為杓字攜龍，儀真縣學生。節婦生而端重，寡言笑，坐立無跛倚。父母異之，見其穎敏，延師授書，後學文書法，皆得其意。十七嫁為杓，嫁十三年，杓卒。卒時母寡且老，節婦二十有九，子女二人，子九歲，女七歲。初杓病且死，母坐牀前，二子立於側。杓謂節婦曰：「母老兒女幼，家壁立，奈何。」因泣下。節婦亦泣曰：「養老育孤，吾事也。」且斷髮齋食矣。為杓點首，嗚咽而瞑。節婦毀甚，絕水漿，姑數勸。

委曲如書



好接法

親戚更迭勸曰姑在子女幼也三日始食一粥及姑  
 歿棺槨絞衾無措乃盡嫁時衣被質賣以舉喪自是  
 家益落母子三人形影相弔也乃日夜事女紅以給  
 食子曰叫自幼句讀及長受毛詩戴記左國學文辭  
 書法皆從節婦口授筆授至能舉業及叫入儀真縣  
 學為里塾師節婦始有束脩之養自未及為師無束  
 脩之養非節婦十指鍼綫弗給也又教其女知書習  
 字為叫娶婦為女許聘焉

覆說

王巖日記有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聖人

裴公言  
鄭妙

為失怙之子欲其克自樹立不能則人棄之故其言  
 如此恤之至責之至也叫今以文行著鄉里所交多  
 知名士或父行母子相成光重於斯世矣始予與為  
 杓叔父元弼交元弼子為桓暨為杓自幼予與往來  
 及叫三世矣而叫又以一日之長事予故鄭氏行事  
 惟予得其詳

簡古懸圃



論古

對子其籍... 一日之具... 吳故子... 吳故子...

論

8

杜預論

杜預號為博極羣書而尤詳核於左氏然其論喪禮何舛誤之甚也晉后楊氏殂陳達謂太子無國事自宜終服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心喪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宴樂已蚤此既葬應除也太子宜卒哭除衰麻而諒闇三年甚矣預之言非也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除喪其



折得倒

惟弗言夫諒闇者居喪之名也諒闇以居喪則三年之內一于靜默哀思既諒闇三年矣則服以三年何速除之有而云既葬應除何也且三年除喪而尚弗言則三年之內可知而謂既葬卒哭除服有是禮乎夫所謂心喪何也此謂欲終喪者或禮有不得或分有不可不得已而除則心喪三年耳事師心喪三年此禮有不得也父在為母齊衰期而心喪三年此分有不可也非三年之喪既葬卒哭則除而可以心喪終制也無逸周公曰高宗亮陰三年不言既曰亮陰

文法變

三年則是高宗服喪三年不言國事之明文何以知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也春秋傳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主宴樂已蚤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是叔向明言除喪宴樂失二禮矣何以知叔向不譏除喪也預癖嗜左傳者而於除喪之譏尤頗謬於左氏則又曲為說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而既葬而除故為不遂不知既葬卒哭相去幾何所謂同浴而譏裸裎也又何以知叔向之言以卒哭為遂也且預之言亦自相乖異矣既曰除喪當在卒哭而



既葬而除為不遂矣。及論太子。又曰天子諸侯。既葬除服。何也。既曰譏其不遂矣。而又曰叔向不譏除喪。何也。當卒哭而除者。既葬而除。則譏其不遂。若當終制而服者。乃卒哭而除。反不可譏其不遂乎。况太子何與國事。而可速除乎。太子撫軍監國。此一時變事也。奈何以一時之變。槩平居之常乎。今考之於書。質之於禮。參之以左傳。則謂太子卒哭而除。可乎其可。議者惟齊衰三年之喪。父在則期耳。當定議曰太子齊衰期而除。心喪三年。則合於禮矣。若今時之制。則

得此轉  
方人後  
人無遺  
議

父在亦斬衰三年。又無復心喪矣。嗟呼。喪禮廢久矣。有天性篤厚之主。感激復古。而為臣下所格。如晉武沮於裴秀。傳玄及議太子之禮。又詘于杜預。古制之不復。可歎也夫。

千古特識漢唐諸儒能見及此。三代禮樂可興。層層辨駁。無一字不典核精當。議論之文。若此南豐而後。殆不多見。  
懸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正統無嗣支子為後論

遵禮

駁正此

二說

儀禮喪服祭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蓋為所後者斬  
衰三年所生者降不杖期而不得祭自漢以來正統  
無嗣旁支入繼為後者其於所生父母建議追隆廷  
臣立說紛紛聚訟以尊崇迎合人主者既干亂統紀  
而據禮守正者又多矯枉過激其說有不可行人主  
悅乎合已者又惡乎矯激者遂偏任邪說曲徇私親  
至極重難返也不知名實之際原有自然不可易者  
無俟紛紛也其實為人後矣則重為後之義其實為

名實

字是主



所○生○矣○則○存○爲○生○之○名○名○與○實○並○行○不○悖○此○天○地○之○  
大○義○古○今○之○至○情○也○言○尊○崇○者○曰○母○以○子○貴○子○不○先○  
父○食○於○是○本○生○父○母○有○稱○皇○考○立○寢○廟○則○漢○宣○之○於○  
悼○考○後○世○非○之○稱○其○皇○立○廟○京○師○稱○帝○太○后○則○哀○帝○  
之○於○定○陶○師○丹○爭○之○或○曰○爲○後○者○豫○育○宮○中○立○爲○皇○  
嗣○猶○有○父○子○之○道○也○是○繼○嗣○也○故○所○生○降○服○而○不○顧○  
私○親○宜○也○若○先○君○既○沒○未○嘗○立○嗣○而○迎○自○藩○邸○立○爲○  
天○子○是○繼○統○也○非○繼○嗣○也○夫○所○謂○繼○統○何○也○古○者○大○  
宗○上○以○繼○祖○下○以○合○族○不○可○以○絕○故○大○宗○無○子○以○支○

駁正繼  
嗣繼統  
之非二

子○爲○之○繼○爲○之○繼○所○以○上○續○本○祖○下○收○族○人○况○天○子○  
者○天○地○山○川○宗○廟○百○神○之○祀○之○主○同○族○百○世○所○依○仰○  
根○幹○相○承○一○枝○旁○續○不○可○絕○也○不○可○二○也○則○夫○入○繼○  
天○子○者○乃○是○以○一○枝○移○接○根○幹○而○不○可○以○二○苟○偏○隆○  
私○親○稱○以○皇○考○立○廟○京○師○乃○旁○支○子○亂○根○幹○以○小○宗○  
變○革○大○宗○而○大○宗○竟○絕○矣○大○宗○絕○則○繼○祖○收○族○之○道○  
亂○矣○何○取○乎○繼○統○也○然○則○育○於○宮○迎○於○藩○其○繼○一○也○  
謂○育○於○宮○爲○後○迎○於○藩○非○後○可○乎○漢○宣○之○稱○皇○立○廟○  
所○以○見○譏○後○世○也○且○光○武○於○久○絕○之○統○崛起○紹○業○不○

證據確



疑案

獨非育於宮。並非迎立繼嗣之比。而光武特重正統。次以昭穆。則後元帝而春陵節侯。至南頓考。則祀章陵。身不敢祭。後世未嘗議其寡恩也。或曰為人後者。必所後無子。有子無孫。則不可。又曰。出為人後。必本生者多子。如一子。則不可。此又不然。光武後元帝。則元帝有子成帝矣。孝哀後成帝。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則定陶未嘗有二子矣。此皆後世於一體。過為別異。刻薄成風。謂諸父與父有異。而不知皆父也。兄弟之子。皆子也。為父兄弟。後猶之為父。後也。知此。則不當

辨折

繳

案

歐陽至  
今日始  
獲公論

復厚私親矣。所謂其實為人後。不可易也。矯枉過激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則稱所後為父母。而本生為伯叔父母。按禮為人後者。為本生降服。而不言改稱。若當稱伯叔。則禮亦言之。此歐陽脩濮園之議。據儀禮以為說也。夫名者。名其實也。其實為人後。不可復厚私親矣。其實為所生。獨可謂非所生乎。若稱伯叔父母者。仍民間俗尚。未嘗考究。妄行無據之事耳。不見經傳也。今欲改其名。則名與實乖。且推之。亦不達。蓋天子庶民不同。儻伯叔所生。則當有君臣之分。絕



天性之恩言尊崇者於是乎有辭矣。曰臣親不可也。既○不○臣○親○則○稱○親○。既○稱○親○則○尊○親○。既○尊○親○則○尊○以○帝○。后○既○尊○以○帝○后○則○立○廟○京○師○。于○亂○統○紀○無○所○不○至○矣○。或○曰○既○爲○人○後○爲○之○子○矣○。又○仍○所○生○父○母○之○稱○得○無○兩○統○二○父○乎○。曰○兩○統○二○父○者○惟○稱○帝○立○廟○于○亂○昭○穆○爲○然○。蓋○既○爲○人○後○爲○之○子○而○復○尊○隆○所○生○加○以○皇○考○之○稱○。甚至立廟京師則兩統二父也。若仍所生之名則別於所後何爲兩何爲二乎。漢宣始稱史皇孫悼考未有議之者是不改名也。其後稱皇立廟則皆以

繳

爲非矣。今欲改父母之稱其實卒不可改。反激而成非禮之大惡。所謂其實爲所生不可易也。嗚呼名實之際亦如其自然者而已矣。惟義獨重所後而不絕所生降其服不改其名稱之曰本生父母則統一於所後而尊無二上。其於所生生則極奉養之隆沒則極祭享之盛而稱皇考立廟京師終不敢議及於是言尊崇者知所後之正統不可以所生亂也。而所生之名在則子無爵父之義况立廟京師乎。或曰既存名矣周有追王之典後世臣子得追贈其親天子豈

案



反不可曰追王者其子創有天下非受之正統之祖而不可亂大宗也。追贈者受命於君非人子敢自尊之也。後世議禮者本之以儀禮參之以史從光武遠繼大宗之典戒宣哀徇私之失采師丹歐陽修據經之議無貽後世之譏庶有所據依而名實皆當矣。濮園之議宋大儒未有定見至朱子猶守程氏之說及世宗議大禮甚則貶官戮人禍最烈矣早得此名實定案臣主相安父子無異豈不兩全其美乎真經術有用之文也。懸圃

大策

記

劉氏祠堂記

河津劉氏遷江都數傳及梁嵩緝家譜溯自順德遷石樓再遷河津以其十一世祖致輕公為始祖紀其子姓世系之詳既冀鏊梁楨謂禮得祀四世祖考而南北徙家故其主自曾祖而上畱河津江都不備禮制闕焉無以展達孝誠乃率宗人斂貲鳩工為祠江都而又推河津之遷自石樓則立祠奉祀而以為始祖者致輕公也。因以義創為始祖祀江都者亦致輕



而立高曾王合其下爲四世合食祠堂厥祠畢工厥  
堂踰丈厥屋三楹歆饗妥侑之儀聿具屬白田布衣  
王巖爲之記伐石鏤詞以昭創典告來者竊惟四世  
之祀禮也推十一世而爲始祖何居天下族姓分散  
遼遠未及數世已莫能知其所自雖帝王之家有四  
世以上不可復考至無以備七廟之數典禮闕略如  
宋之僅及僖順翼宣是也劉氏遷移自晉而追厥本  
源自身而上十二世紀名五世紀名紀字且有爵紀  
爵而遠追遷晉所繇來創爲始祖舉祀新祠反本復

始始仁孝之思盡心焉爾矣豈不亦可風者哉余惟  
既祀始祖則不當不立宗子以尊祖親親收族禮曰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  
有立世則遷之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宗  
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祖遷于上宗易于下尊  
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今天下風俗衰壞有  
服未盡而視爲塗人或兄弟相殘叔姪爲讐比其無  
宗故也有宗以統之歲時祭饗宗子主之冠娶妻必  
告死必赴如是則萃人心之渙原風俗之同厥繫匪



吳郡集 卷之一  
細然則劉氏之追始復古以義創祀始祖是可以立宗之大機也。意豈不深遠矣哉。抑其志則美矣大矣。而于先王禮制猶有可議者。古者始祖之制三。一為諸侯庶子別於嫡子為後者。一為庶姓之起家為卿大夫別於不仕者。一為去國之國別於本國不來者。後世天下無世國世家。而或未及為卿大夫。則二者無繇以議。劉氏之遷江都。正合於去國之國。而別於本國者。是固別子為祖者矣。故緣禮議制。則遷南實自林山始。於世次為冀鏐兄弟之祖。則別子為祖也。

致輕公遠矣。非有似殷之玄王。桓撥周之思文。配天不可祧者之比。且致輕既祀河津。初未嘗有宗子。而數世之後。嫡子若孫無傳者。又未嘗用支子為後。合族尊祖之法。今以為江都始祖。則有始祖。無大宗。不足以收族親親而尊祖。故以始遷為祖。斷自林山為是。雖然。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既祖致輕矣。可遽祧乎。子謂林山以下。今未四世也。則祖致輕公。而高曾以下。四世合食可也。自茲以往。既及四世。而林山以下。高曾祖考。備則以林山為始祖。百世不祧。而



以世嫡為後是為大宗。世世宗之而為之服。大宗立而庶子者自以其嫡子為後。為小宗。則五宗可復。今天下之族可復古者。劉氏其首倡矣乎。仁人孝子有承先啓後之恩。其尚有采余言乎。謹記而鑱諸石。以俟其後人。文可羽經翼傳。懸圃

### 墓誌銘行狀

雷處士伯籲墓誌銘

起數行已盡處  
去為人  
後特申  
明之耳

處士負才任氣。有志當世。讀書無日夜。不休為文章。博辨質實。根柢經術。出入羣史。自名一家。初善舉子業。與同里諸子結社。皆一時傑出。制義稱雄。號直社。刊板行世。既慨然念天下古文響絕久。與友人王巖廢退隱處。日夕淬勵。切磨著書。明道窮討。六經周禮。諸史綱鑑。百氏之說。究質古今。治亂成敗得失。與亾君子小人消長盛衰之故。涵淳沉浸。貫穿縱橫。咀茹。



頓挫

英華其見于文。繇韓柳歐曾。上遡馬班。馬左國。達於  
經間。參公穀考工之辭。每一構思。鉢心劇目。篇成琢  
削。頓挫。改經四三。或既。鋟梓。毀板更易。嗚呼。處士於  
斯道。可謂。慘淡。經營者矣。其必傳後無疑也。著艾陵  
文集二十卷。詩二卷。處士偉士俊。字伯籲。陝西西安  
涇陽人。遷揚州。幼入揚州府學。試高等。督學嘗擢第  
一。補廩。屢應鄉舉。不中。崇禎末。天下亂。遂棄廩。貢隱  
處。不仕。初。處士有志用世。自謂功業立就。每抵掌雄  
談。旁若無人。俯仰上下。自擬古人。其揣摩經畫。若可

至 刑刻

卽見施措。既自廢無所用。鬱鬱不得志。以老家故。饒  
訾。已日益貧窘。多窮愁悲憤。負氣剛簡。高已忤物。語  
言氣象。多與人異。世益以不合。晚乃欲棄異。為同人  
猶畏憚。貌敬情疎。抑鬱久之。得疾。疾時貧無屋。僦居  
樊汶村鎮。遂卒。時康熙戊申十二月四日。得年五十  
有八。曾祖諱邦成。祖諱汪。父諱起鯉。國子監生。樸直  
公正。重宗黨。元配趙氏。繼配韓氏。皆有婦德。具處士  
自為權厝。誌再繼。今劉氏子男四。毅。泰。麟。多。多。天。女  
一。一。嫁韓振宗。一。許聘任繼華孫男一。莘。女三。皆幼



處士既負才不試遇事慷慨踔厲風發為人排難直  
前無回袁公繼咸為揚州兵備馬中英者後母訟不  
孝欲置之法實則後母及二弟謀盡吞其產處士憐  
其寃上書袁公庭謁爭力爭公怒曰汝諸生來說情  
面欲免人罪乎處士抗辯不撓公悚然破械再訊竟  
釋之卒之明年十二月五日孤毅等卜葬江都艾陵  
湖野之東原趙孺人韓孺人皆耐毅等再拜涕泣請  
銘嗚呼巖忍不銘銘曰  
聖遠遺言久湮淪育史腐史風流泯書詩榛莽汨雅

馴剽賊吞剝何紛紛滑稽纖巧迷漢秦斯文絕塞白  
日昏比偶單行仍時文艾陵特起闢蒙屯驅放詖淫  
除霾雲用厲承學視貞砥

首尾堅古朴茂當於昌黎誌銘中求之艾陵先生  
真不死矣懸圃



墓不設矣

首以望古林其質其昌其壽其隆中未久其德其

吳孺人墓誌銘

墓有銘。非古也。自墓有銘。而後世卿大夫士庶多銘焉。若以為例。然者。然必其有可銘者也。婦女之墓。有銘。非古也。自婦女之墓。有銘。而後世婦女多銘焉。若以為例。然者。然必其有可銘者也。余少學為銘。天下卿大夫士庶之墓。間見於余。文。婦女之墓。間見於余。文。然求銘。而非其人。弗許也。銘之。而不以實。弗敢也。吾於婦女。尤謹焉。必有徵也。朱母吳孺人者。其亦可銘矣哉。吾徵於其子秉彝。徵於其從外孫孫持修。徵



提

於其鄉之人秉彝之行述曰。母歛西溪南吳氏女。歸先人候選光祿寺署丞諱一緯。十七而嫁。才七年。二十四而先人歿。幼艾矢節。歷壯及老。四十五年而終。家嘗中落。艱苦備嘗。守貞以沒世。秉彝之言如此。則其義節可知矣。持修之言曰。外王母家嘗盈盛時。躬親汲飪。晨夕力勤。既家中衰。甘貧任勞。教子暨孫。俾成立。子孫婚嫁。獨力經營。後家日裕。勤如故。既老。婦弱多疾。仍親家政。持修之言如此。則其劬勞可知矣。鄉人之言曰。孺人處姻族。和讓尊卑。咸有恩禮。光祿

腰束

卽世無子。矢節。乃以兄子嗣。卽秉彝生甫三日。母子相依爲命。秉彝廣交游。與士大夫往來。輒喜供具。立辦。而秉彝自幼孝養。終孺人之世。鄉人之言如此。則其禮讓慈孝相成可知矣。此其可銘者也。孺人生萬曆庚子十二月十四日。卒康熙戊申三月十六日。得年六十有九。子男一。卽秉彝。幼事儒。兼商。孫男五。之琮、之瑄、之瑛、之琬、女一。適方願盛。曾孫男三。鎮、鑄、鉉。秉彝將以某年月日。葬孺人某山某原。介持修來請銘。初光祿少讀書。入國子學。既業。商會鹽政壞。



商困挺身入都伏闕上書力陳裕國蘇商策衆德之  
候選時有大吏知遇委任遼鎮鹽糧勸加納身任國  
課家政悉倚孺人此又可銘者予甚惡世之諛墓者  
多誣匪實徒媿貞砥疑後世故斤斤許可于婦女尤  
謹若吳孺人子銘之何疑銘曰  
墓而諛媿之石在前永不怡徵於子戚同斯戚不  
誣鄉人知惟孺人庶不疑我爲銘罔媿辭于億載光  
不虧

章法整齊復自流動有姿態

懸圖

明經授中書科舍人贊五方君墓誌銘

徽州歙縣墅方公諱成可字贊五以明天啓癸亥閏  
十月七日生以清康熙庚申八月十八日卒得年五  
十有八其子願德願善願仁等葬公於某處某山之  
原且葬哀號泣涕請銘於余以三子嘗北面余知公  
爲審則銘公以傳千百世因余言而信公行事無疑  
也且余嘗銘公之父武城公墓矣又銘公母洪孺人  
合葬矣天下讀而慕之則今銘公莫宜余也乃采公  
之子所自爲行述而銘之其他行事在公傳故予不



具論云銘曰

富貴壽考。人生之常。厥惟德義。邦家之光。維公孝友。雍穆一堂。推及宗黨。罔弗周詳。恩肥有衆。可格穹蒼。白骨肉之俾免。死喪幼事。書詩黼黻。文章乃公。伏闕上告。民殃因授。世業治。離爲商公。兼事儒。離政無妨。儀真三橋。險若海江。昏夜過者。多懼死。公置燈火。如行康莊。兵燹所加。徧野死傷。青燐白骨。無計以藏。公爲瘞埋。計畫盡滅。甲寅變起。師往正邦。所俘千百。載之舟航。將驅以北。何分賤良。公費多金。贖以還鄉。

公交賢士。名聞益彰。處物無忤。性則剛方。面折人過。不畏豪強。疾革彌留。箕尾將翔。軫念窮人。貧莫能償。積萬金券。焚於臥旁。公賑饑窘。離使不忘。人告受錫。命服輝煌。助餉加級。寵錫明光。更千萬世。如睹珪璋。茲山之原。封樹悠長。環五十步。樵牧莫戕。

銘古可誦

懸圃



孫公祐吉墓誌銘

孫公祐吉既卒之明年春二月日其子肇修等葬公  
 江寧牛首大定坊之七塘凹以狀請銘嗚呼自天下  
 多故豪傑節烈之士芟刈無遺天下競走勢利蕩無  
 檢柙而行義自善者何少也豈遂無其人哉雖兵革  
 擾教化廢禮樂壞父子兄弟之倫攸斃然世未嘗絕  
 也蓋必有天質醇懿以孝悌修於家而可風於鄉之  
 人然求之往往未易得君子所以悲世運也今吾孫  
 公其殆庶幾歟公父病搏顙顙天求身代父卒致毀



骨立喪祭如禮先世祠宇燬于兵祀幾廢同族交誘  
公獨力勞費頽者治廢者舉有從兄二人伯以貲託  
公死無子公養嫂終身無何仲又死孤幼隨母嫁公  
以伯之貲并子錢爲孤謀歸宗給其婚贍同族利其  
貲遂構難公盡捐予之更爲孤謀又有兄以揚州城  
陷死公買地營葬養其嫂又置田宅以贍族人遠近  
皆推其孝友其處鄉有爭財構釁者陰代出銀解其  
事不使知其教子每戒曰讀書當有實用舉業之學  
非學也言忠孝則勉勵切至遺言曰治吾喪勿用浮

屠公休寧人徙江都祖承詔父士龍母徐氏配朱氏  
生子肇修揚州學附生有善行敬修聿修持修燕修  
翼修俱善側室陳氏生廣修嗣修尚幼女適某官汪  
某卒一適附生汪某一郝某一幼公少治舉業長兼  
鹽筴以例入國子監年五十有三以順治某年月日  
卒嗚呼公之孝友篤行當兵革多故之時克修於家  
而世莫繇聞惟其競尚勢利蔑棄倫禮也公且卒肇  
修等侍遺命護持吾母餘年泣下而瞑其死不忘親  
如此公諱喜慶祐吉其字也銘曰



世治興賢。孝弟力田。不則家修。戶庭藹然。人紀所繫。匹夫有焉。我銘貞石。更千萬年。

質而不俚 懸圃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世治興賢' and '匹夫有焉']*

方孝子墓誌銘

王外巖

歛聯墅孝子方公諱立禮字武城曾祖元泰祖韶父伊伊娶汪氏側室魏氏繼娶汪氏孝子魏出也八歲魏卒致毀如禮比讀書淚漬紙上繼母汪有二子曰立化立乾愛之惡孝子汪性嚴酷每怒輒大杖孝子受杖婉轉承順惟謹一日舉甕提孝子傷幾絕及蘇無變容十八父卒汪益逞逐孝子孝子時時候門外因兄弟問母起居奉甘脆以為常或欲入不敢低首淚暗下鄉里皆哀憐之汪疾則憂懼不食日夜奔走



鎮

戶外已乃少安或偕家人飲使人奉珍膳使反云有  
愠色輒罷酒悚惕竟夜廢寢思慰解時孝子五十矣  
自幼至老事汪如童時先意順適惟恐不獲其歡妻  
洪氏孝謹如孝子其未逐于外也日受鞭撻無違色  
不使孝子知既汪以孝子純誠卒感悟謂洪曰汝壽  
當過我必享厚福蓋感其毒楚備嘗無幾微不平故  
也後汪攜立化立乾家揚州會揚州城破汪及立乾  
俱死城未破時孝子力請避去不聽踞泣固請不聽  
汪死孝子哀毀骨立于兄弟恩義備至立化蚤死及

收拾得  
虛活有  
風韻

立乾死子女婚嫁喪葬皆已任嫂從子婦寡無依養  
之終身孝子年六十五卒于泰州其事始終不自言  
也子男五時可獻可成可修可明可儀真縣學增廣  
生女一適程某孫男九女八皆幼諸孤奉孝子喪歸  
里以順治某年月日葬于某山某原先期介余門人  
孫肇修持修以南昌陳允衡狀來請銘按狀孝子為  
善若嗜欲不顧已私嘗伏闕請蘇商困及助友喪瘞  
積骸周窮匱而漕渠有巨椿積石歲壞船無算捐不  
訾費除之尤藉藉人口今不具論獨著其天經地義

主腦結  
穴處



之大者乃采鄉人之言而爲之銘銘曰  
有鬱斯墳孝子之兆有來斯瞻慨然則傲有考斯文  
萬世式告

謹嚴蒼老有關世教

縣圃

孫母胡孺人墓誌銘

陸廷掄

孺人胡氏新安孫公元明之繼配而前諸生祖庚  
之母也以康熙己未秋九月卒距生萬曆戊戌得  
年八十有二越四載當今癸亥十一月祖庚乃奉  
其母孺人匱葬於揚西山十里坡殷家湖之原先  
期祖庚持所具孺人狀謁子稽首流涕再拜以誌  
銘爲請嗚呼吾少孤不省所怙惟與母金孺人相  
依爲命以迄於今彷彿如孺人母子間顧以邑溺  
於水見背踰十載而匱猶在殯慙負天地不可爲

從皂  
登端最  
爲切至  
絕無片  
語粉飾



入從乞  
言生出  
絕大議  
論

占地位  
極高

人。今祖庚之母將葬。不知子之無似。而以誌銘屬  
興言及此。摧心傷骨。尚何能舐筆和墨。為孺人一  
點墓中之石乎。且今屬文者。不乏富貴。稱大作手  
者。尤不乏。何必予孫子曰。此非吾母意也。吾母八  
十時。為乞言之舉。吾母戒以乞。正人母乞。要人謂  
要人。雖生貴。往往求一言。幾道不可得。惟是布褐  
韋帶。山澤巖穴之士。心正筆正。乞其一言。躋於九  
鼎。大呂未亾。人是則燕喜焉耳。故文以侑觴者。自  
先生而外。無他求。今不幸及於大故。言猶在耳。其

壽銘雙  
鎖合成  
妙文

敢玷母德。忘慈訓。漫以腐鼠相嚇乎。且生於先生  
乎。壽死於先生乎。銘先生而不銘我母。其孰銘我  
母者。復再拜稽首流涕。以請予。雖欲以親辭。弗能  
也。雖然。劬勞之德。幽貞之操。固已畧見於前言矣。  
茲復何以銘孺人哉。八寶王子巖嘗告我曰。孺人  
生平戒暴殄。當崇禎庚辰日。食糠粃。與臧獲同甘  
苦。是其儉。孝廉蔣子耀告我曰。孺人喜利濟。有緩  
急叩門者。未肯以貧辭。卽在困中。解衣推食。弗靳。  
是其義。而孺人從子默。又告我曰。吾孀嘗發叔父

三段牽



敘章法  
極妙

變  
文法

敘法又  
變

篋得遺券十餘紙令幼弟趣焚之逋負家僉以手  
加額又當明季廣陵亂土著旅次俱燔獨孺人蚤  
見適金陵免於難是非其仁且智耶王子祖庚受  
業師蔣其姻婭能悉孺人內行參以孫所為狀皆  
實不誣嗚呼可以銘矣元明公卽世孺人三十有  
六祖庚甫七歲男子子四其三正室汪氏出一孺  
人出卽祖庚明末高才生女子子三其二與祖庚  
同母皆嫁士族祖庚先娶史氏嗣周氏劉氏朱氏  
孫八其四達建述進皆祖庚子皆業儒朱出達娶

簡

鴻臚吳君淬生女建聘黃君文毅女同郡述聘程  
君涵孺女同邑進幼未聘孫女四其二劉出一適  
蔣思敬一適程瑞蕙程郡人蔣孝廉猶子史周無  
出其他世系元明公自有誌不贅予誌孺人墓至  
甲申乙酉之際未嘗不心悸久之當是時王室板  
蕩江表鼎沸揚城十萬戶悉飽鋒鏑而吾邑介在  
郡東亦有風塵之警予方扶先大人襯渴葬江村  
遙望孤城礮火殷天軍聲動地使人至今股弁斗  
大僻邑震盪若此况乃廣陵都會地當天崩地裂

驅烟瘴  
墨淋漓  
盡致五



欲插山  
嶽而泣  
鬼神

牽法亦  
復錯綜

迴顧前  
少孤一  
良情文  
相生

之○秋○值○流○川○盈○野○之○日○玉○石○盡○焚○神○鬼○為○泣○雖○今○  
壯○夫○傑○士○安○所○逃○死○而○母○以○一○寡○婦○人○乃○能○先○幾○  
○逝○使○孫○氏○男○女○無○少○無○長○咸○免○於○汚○刀○貫○槩○之○  
○慘○此○其○有○造○孫○氏○甚○大○非○特○保○全○七○歲○孤○一○人○而○  
○已○宜○乎○猶○子○默○為○予○津○津○道○之○而○不○能○去○於○口○也○  
○默○字○無○言○亦○孫○族○知○名○士○魏○寧○都○禧○李○興○化○沛○雷○  
○涇○陽○士○俊○皆○作○序○送○其○歸○黃○山○者○也○嗚○呼○歲○序○不○  
○居○往○事○如○夢○今○孺○人○葬○有○日○矣○子○承○孫○子○命○筆○若○  
○掣○而○不○下○淚○欲○禁○而○仍○流○孰○非○人○子○益○自○有○傷○心○

帶一筆  
竟佳甚  
性

亦古雅  
亦哀艷  
一則隼  
銘

者○惟○是○孺○人○獨○藉○收○子○生○能○養○死○能○葬○必○誠○必○信○  
○母○渴○母○慢○使○孺○人○得○及○時○蠲○日○而○甘○寢○於○巨○室○也○  
○嗚○呼○其○可○感○也○已○孫○子○為○人○敦○名○義○重○然○諾○盡○遵○  
○母○教○或○曰○亦○承○師○教○銘○曰○  
○於○維○碩○人○出○自○天○都○厥○興○右○族○克○相○元○夫○甫○壯○而○  
○寡○有○孤○在○悼○俾○炙○人○師○獲○耳○聖○教○自○少○而○長○以○訖○  
○於○成○聲○華○籍○甚○甘○旨○充○盈○寢○熾○寢○昌○而○康○而○壽○八○  
○十○日○耄○考○終○戶○牖○傷○哉○我○母○未○卜○山○丘○非○無○孽○子○  
○奈○此○陽○侯○有○明○申○酉○揚○郡○震○驚○雞○犬○俱○盡○草○木○不○



生獨攜孤煢。豫適江甸。有若鴻翔。任彼龍戰。坡陁  
業業。湖水滌滌。谷爾厚德。合枕佳城。母固能貞。子  
亦惟孝。豈若鮮民。有天莫報。勉書玄石。用發幽光。  
永襄大事。我心盡傷。

杼軸予懷一空。向來墓誌舊套。斯文極其縱橫。  
變化不爲法所縛。而中間一開一闔。一起一伏。  
又復井然有紀。非具二十分才。二十分學。何能  
道其隻字。○此誌絕似漢文。稱以八家。猶屬邊

見 陳右原評

起處全從至性。至情委曲說入。早有血淚數斗。  
激射紙上。中間敘述申酉間。一片亂離景象。更  
如劍拔弩張。不可逼視。假使龍門復出。定應把  
臂入林。鍾郝懿行。藉此不朽。史筆真重於球瑯  
矣。 蔣霞生評

縱橫出沒千變萬化。而不離其宗。牽敘夾敘處。  
尤得班范妙秘。非唐宋作手所能夢見也。 受業  
盟姪俞楷拜手評



先大父事畧

王巖

公諱思賢字霖佐號養浩先世西安府長安人移揚  
 州以寶應學生中隆慶庚午鄉舉性潔廉寬仁愛人  
 居鄉以孝友聞蒞官精敏多異政去而民歌思不衰  
 萬曆己丑選授高州府推官高州壤接嶺海浮食流  
 民相聚游蕩公曰此敗羣羊也痛斷絕之惡少藏命  
 作奸相隨椎剽掘冢知府以下莫誰何公威德兼行  
 皆解散為良民諸貪吏奸胥豪右悍族率相戒曰無  
 犯王公俗故多淫往往相爭殺公申禮義寘于汰者

靜王公  
如聞其  
語



權貴雖請乞百端終不聽。風俗爲變。公每見州縣屬吏。必問民所疾苦。曰善撫之。巡按御史委行部會某知縣以征糧用刑急。公至上堂正色讓之曰。不聞繭絲保障語乎。知縣踧踖謝不敏焉。嘗慮囚有一人坐大辟。淹繫三十年。公察其冤。立白。大吏爲平反。又橋于險以濟涉者。民號王公橋云。凡聽斷遇事立剖。案無留牘。民有訴數更他吏弗決。皆懇上官求送斷。一言平之。退無後言。化州知州陸公觀德以入覲。行州數千人走分守道求公攝州事。且曰。小人等扶老挈

幼以觀理刑之人也。守道王公儼請于諸大吏。僉曰。可。旣攝化州。已再攝。已又攝。茂名縣公務爲實政。無鉅細不以攝。故假借州多竊盜。民不安寢。逐得則牽連無辜。桁楊桎梏相屬。公按首惡以汰。株連盡釋之。盜賊獄訟衰止。孔子廟以海颶大發。墻壁傾頽。堂廡壞。公請發倉粟修葺。時親省視。工成。進諸生課之。于是化士大興于學。又爲民疏理儻造之役。素苦煩費者。民費大省。而故額充足。歲大饑。捐俸賑粥。勸富人輸助。城內外四郊多置灶。時便衣獨步出州廨。見往



來歎粥者。語某灶粥厚薄。及司吏奸邪狀。潛得之間。走灶所視。或自持器歎飲。人無敢不盡力。當是時。民活者數十萬。其後知州來解州事。歸州人空城走送。擁衛于津亭。車不得前。溫撫至。再乃已。蓋經再攝蒞州。久故恩德多。且淡也。及攝茂名。如故攝化州。茂名大治民。誦德如化州。總督都御史陳公大科。劉公某。巡按御史黃公正色。王公某。程公某等。先後交薦于朝。章數十上。乙未。考績奏。最行取御史。先是攝茂名時。有提學陳副使者。貪墨。使人諷饋銀三百兩。公生

古添

平耻媚權貴。尤耻以賄得官。且無所得金。陳副使失望。時時欲巧詆以事。無纖毫可乘。試童子日。既闔門出題。忽索研千餘。公立辦以進。會既註上。上考副使。乃具揭誣以見任官。自立碑。左遷廣西按察司知事。高州人大譁。空府縣。奔大吏保留。弗得。愈益謹。幾大亂。溫諭數四。撫且泣。民亦泣。瀕行。衆相聚。閉城數日。會有上官夜出。易衣雜之。出平明。民覺之。遮道號泣。公亦泣。行三日。尚不及出境。比過鄰境。追從者尚千人。已而聚金構亭。府治觀山寺。顏曰洗心。謂公德政。



一洗人心也。樹碑其上，紀異績焉。公取道歸揚州，省親墓，視兄弟存諸故人，居數月之廣西，未幾卒。官公天性孝友，同父一兄兩弟，凡已資所入一聽分去。當赴高州，以居屋三分之一，及謫官歸，無屋，僦居姻家者久之，爲吏數年，祿入盡用買田三百畝，分如初，不爲子孫毫髮計。及卒，旅柩在廣西，不能歸葬，士大夫賻之，然後得扶喪歸里。卒後四十五年，有廣陵人李某至蜀，遇粵人于旅，遽問王公家，今何若？因言高州人思公至今不衰，嘆曰：良吏之後必大也。初，化人思公

甚形之，詩歌數十篇，學士采輯，題曰治化遺思。又建亭，再立碑，當去茂名，茂名又立碑，其在高州，有工畫者，每遇公輿從出，輒從輿上觀像，畫而祀焉。公自幼穎異，好學，工詩文，之粵，有入嶺草，高州草，同年臨川湯若士讀入嶺草，絕嘆服，爲之序，以爲真盛唐也。巖去公遠矣，不及親見行事之詳，又家藏遺文，因鄰火延及，多散落，故序述闕畧，蓋吾伯父吾父平日所稱，及高州府州縣碑記，僅存者之所述，大畧如此。

樸茂可誦

懸圃







全篇提綱

鑑知古今大略。其事親孝。處家庭宗族鄉黨。有恩禮。好善喜施。子十歲。母蚤卒。哀慟幾殞。幼事儒業。父以家產中衰。命兼爲賈。乃從父經商于四方。每有籌畫。多佐父未逮。父嘗在江寧。君以齷事居江北。不得親定省。而服食藥餌供給。一切必手自措辦。遣使必拜。跽送之。異母諸妹嫁。奩物踰于已女。君同父惟妹。而于同祖兄弟。恩如同父。挾誓服賈江淮間。同心數十年。無間。族之貧者。周之。能者任以事。其厚於家庭宗族者如此。其處鄉黨。有逋負貧弗能償者。以其券有

焚獨無依者。厚給之。平生交游。嘗爲謀畫。有一友未婚。爲之謀娶。又部署其家。歲饋金不吝。其有俾鄉人如此。至於廣爲利濟。常橋於險。以便往來。舟楫於湖。以利涉者。濬龍門橋水。以益文風。多費金錢。不計也。君生萬曆丙辰十一月五日。歷年至康熙丙辰。六十有一。祖諱邦彥。揚州學生員。入監博學。著中庸解。父諱明良。娶吳氏。男子子三。長卽松齡。儀真學廩生。次彭齡。武學生員。吳出。次永齡。尚幼。庶出女子子三。長適武學生員程國標。次適生員吳之騮。次適吳階玉。



提綱

孫二人君既慕義尤敬神明嘗修孔子廟東角傾處又修梓潼帝君墩又建城隍廟坊又修地藏古剎造萬佛樓其他神祠佛舍類此者甚多費皆甚鉅也按松齡所述又如此君殆有近于樂善不倦者歟君熟習故事善談論不善飲酒喜與客飲至酒酣談胸中稗官野乘多貫穿客舉一事以問娓娓言之甚悉四座盡傾及平生所歷山川國邑諳俗人情被服食飲娛翫之物一一悉數爲人愛人長者而亦有神佑嘗遇鄰家失火勢炎炎且延燒衆家君曰吾家災猶是

提綱

一家延及貧人數十戶其何以堪去君家百步有真武廟廢君急整衣拜曰乞神靈救一方民願更新廟祀火遽熄鄰人家家踴躍歡呼蓋其得神之祐故感應之速也君疾革且卒指曆日吾以是日逝又曰男子不死婦人手命移正寢其子以參進君曰死命也參何爲遂瞑蓋君子與弟詳言者如此余言可無媿辭矣承宣今翰林庶吉士承家今鄉舉天下稱力臣師六齊名者余同學久因與從兄承宗游故知君也今之爲狀者多誣少實微獨史法絕響亦繫人心風



俗焉君之子與弟以余言質而不誣有合於史余狀  
君亦求有合於史庶可信天下後世也云爾

刁斗森嚴程不識之兵懸圃

續天

先妣楊孺人行狀

王巖

先妣楊孺人家世鞏昌安定人外祖之祖移家揚州  
先大父高州公鄉舉時生先人外祖許聘孺人皆幼  
穉孺人性莊重端謹寡言笑讀書慕節義賊李自成  
陷京帝后死之孺人日夜哭泣曰帝憂勤求治非亡  
國君國亡臣手可痛語已顧家人泣已又泣久之命  
巖兄弟曰汝祖循吏汝父積學累行皆著道義名節  
汝等讀書用世今流賊之亂如此天下事無可為吾  
當與汝隱舌耕養我終老雖至饑寒甘樂之祿養非

難得



學用不  
聽  
古法  
迴瀾

我志也。巖等跽而受教，決志棲遯。及新教諭來，會巖病不能出，教諭聞巖將隱也，曰：吾出都聞王兄才，方倚爲科目重，可聽隱乎？命輿從親至門，彊起，家人辭以疾，約以必見。孺人曰：汝不可不一見。見卽告隱，退可也。居數日，巖乃至學，請告不聽，要迎督學，翼日同學數百人，皆再申前請，告以母氏之命，不聽。強以科試，欲具舟供給，請巖往，申前請不聽。已巖臥疾，使天仁申告，然後許。當巖屢告不許歸，孺人慰勞，慙慙用堅其意。巖之迂闊自廢，皆孺人教也。孺人諱生蘭，外

祖兵馬司副指揮諱九重，外祖母曾氏，總督三邊贈兵部尚書謚襄愍公女孫襄愍公卽嘉靖時慷慨任復河套者也。孺人生十六年來歸，先是高州公居官廉，先人不問生產，家益貧。外祖家以貲雄，裝奩甚盛，孺人席豐厚，儉約特甚。嫁衣盈笥，終歲不發篋，振衣旣悉，出質賣供先人。故先人一志於學，爲名儒。外祖母使人省視，會飯案惟一菜羹，憐之饋銀數百兩，佐肉食，復盡出給先人。先人因交賢士大夫，贈遺宴會，惟所欲。家漬苦，外家日致羹，裁餅餌，則人人得食。每



聞外家人至。則人人喜。生平好讀書。手一編不釋。燈火熒熒。夜深乃寢。見忠孝節烈。慨歎追慕。時爲家人稱說。年六十九卒。子男巖。前廩生。天佐。前附學生。天仁。附學生。孺人卒。天仁毀失聰。久乃復。女長適于瑾。早卒。一適汪毓祥。一適故懷寧侯第孫公承諒。子居相。孫男寬。哲。穆。穆。後孺人四月天。恒恪慎。孫女二。尙幼。巖等將扶孺人柩。合葬揚州城北淮子河先人之墓。以術者言。權厝先人墓左。因銓次以告。立言君子。通篇用提綱法。最得體。懸圃

先人行述

王巖

先人諱言綽。字德音。號曇礪。先世西安府長安人。高祖移揚州者。諱鵠。高祖妣吳氏。曾祖諱蓁。贈文林郎。高州府推官。曾祖妣吳氏。贈孺人。祖諱思賢。中隆慶庚午鄉試。仕文林郎。高州府推官。以潔廉仁政聞。天下民立碑畫像。歌思至今。前祖妣李氏。贈孺人。祖妣卞氏。封孺人。生二子。伯父言綸。次先人也。先人九歲而孤。十歲失母。持喪哀禮如成人。先是高州公居官廉家貧。先人幼孤。寄居外家。卽委已于學。欲自樹立。

此一  
序其德  
行文學



從某先生遊。某先生評文章甲乙。不當先人。每暗乙。其處以自課。某先生見奇之。當是時。儒道衰。古學廢。士因陋就簡。率為浮悠剽剝之詞。以希榮利。先人毅然以通經學古為事。而以程朱為宗。古文尤好。司馬子長。蘇明允。舉業追歸震川。以是自治。即以是教人。既久。學者翕然師之。外家以我母歸。奩甚盛。母盡捐以給用。故先人得壹志于學。每試高等。食餼科試。嘗擢第一。督學倪公元珙。深賞識。稱理悟一人。是時與伯父齊名。號二王。比老。學者稱二王先生。然六應鄉

絕似秦  
漢家士

試不中。日益閉門讀書。窮古今治亂安危。君子小人。進退消長。禮樂兵刑之務。期以有為。然終不見用于時。命也。崇禎初。流賊起陝西。蔓延天下。先人嘗畫策。其畧曰。平賊之道。在得要領而制之。一日設疑。一日散黨。一日用間。戰攻不與焉。賊之奸詭不測。必中有才智者為主謀。今宜用疏離之法。佯為彼叛。而我致之。或通以私書。或散布流言。謂其賣主。伺間來降。使上下猜疑。內變必生。因可襲也。賊以烏合之眾。效死不解者。必有術以堅其心。故焚陵寢。屠藩封。迫以萬



無望赦之理。而致其死命也。今多使人散入賊營。或詐降從賊。暗與其下。深交密言。朝廷德意。不治脅從。漸使生心。而又大布曉諭。招其來降。則瓦解雲散矣。即不然。賊之軍心已貳。擊之亦破矣。古之用間。不惜千金以養其人。今擇膽智之士。享以厚利。結以腹心。先意順適。無所不遂。其欲使誠心願為我死。然後能深入賊中。探其陰事。則我有以先制之。而賊窮窘無為。不攻自敗。蓋大畧如此。歲旱饑。先人曰。民饑且死。坐俟遠方米商。則價益騰。是索之枯魚之肆也。莫若

收盡上  
議

以下補  
綴遺事

府縣各借一二千金。官使人糴于豐熟之地。至則如其價以市。如此數四。則米價可平。官不費而民得食矣。欲上書府縣。知不能用。遂止。蓋材能不用。于時而遇事慷慨。見于論議。多此類也。無何疾作不起矣。痛哉。先人孝友敦睦。幼不逮事父母。念之必泣。事兄如父。至老和敬如一日。遇朋友誠實不欺。急人之難。甚已私。才敏學博。未嘗以是先人待人。無賢否。一以平坦。嘗曰。吾不信。今人不可古處也。下至僮奴。曲有恩。平居不言人過。而仁厚著于鄉黨。及卒。識與不識皆



流涕。曰善人亡矣。先人方頤廣額。長身。狀貌偉然。衣冠儼雅。意豁如也。望見丰度者。皆以爲非常人。而竟卒矣。時崇禎壬午九月一日也。年五十有五。吾母兵馬司副指揮諱九重楊公女。子男三。長巖。廩生。次天佐。次天仁。俱附生。女子長適于瑾。次字汪毓祥。次適懷寧侯勳衛孫公承諒。子居相。孫六。寬。哲。穆。恒。恪。慎。巖等以癸未十月一日奉先人柩。葬于揚州城北淮子河傅家橋之南原。謹銓次徽惠立言。君子。

是真門內文字 懸圃



